



02299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五

對越乙藁

奏申

申左翼軍正將貝旺乞推賞

證得賊徒已出福建界今深入廣東當即移文知廣州曾經略疾速措置收捕外所有合陳請事件數內一進勇副尉左翼軍第四將正將貝旺元係准西廬州強勇軍自嘉定十一年以後隨統制陳剛統領于公輔都統王辛王鑑夏友諒等在邊淮屢勦虜寇立到奇功喝轉官省紹定元年準樞密院劄子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五

一

從制置司保明差充雄邊軍准備將及汀邵寇竹又隨總轄王祖忠前來福建收捕摧破賊巢禽獲渠魁招捕司以其係出等立功人先給今來資帖又申明朝廷得旨再轉兩資今此料羅之戰旺以一船八十餘人而當賊之八船五百餘衆賊舟高大如山旺船不及其半而能手挽強弓倡率諸卒飛箭如雨射殺賊兩船幾於淨盡其初據所申殺二百餘人尚疑有所增飾及將旺禽到賊首賊徒聚通判職官當廳引問職徒皆言是日賊船兩隻各有七八十人皆為弓箭所斃旺又跳過第三



船殺死二三十人其門周旺一等五名皆是賊首  
卻領某尋親詣兩獄子細盤問諸賊之詞一一如  
初可見旺為人朴忠所中引妄竊見此賊在海洋  
行劫日久所至官兵莫能禽戮而具旺率先用命  
且勤且擒身被重傷幾至殞命兼證旺人才奇偉  
武藝精熟年齒尚壯屢立戰功在今將佐之中實  
為難得欲望 朝廷特與超轉官資陞加職任以  
為用命勦賊者之勸某證得具旺元係進勇副尉  
又得 旨再轉兩資置恩合轉兩資將下已係進  
武校尉又旺準密院劄差充准備將已經六年後  
蒙准西制置司陞充正將福建招捕司差帳前統  
領今見充左翼軍第四將正將管幹資歷已深又  
有勞効如蒙 朝廷推賞即乞於進義校尉之上  
陞轉官資兼本軍見申殿前司及本州節制司乞  
為備申 朝廷正賜劄下補充正將某亦已具申  
樞密院外併乞檢會從申施行

一左翼軍准備將吳寶又充裨校暗統軍事昨統制  
齊敏差撥軍兵出海憫其年老欲令勿行而寶戮  
然願出死力及料羅之戰具旺一船為賊圍搥同  
行兵船無敢進者獨吳寶直前應援于刃數賊不

幸重傷而死一時官兵與貝旺同船有戰死者乃  
同陷患難義不容已而寶乃以小船策應卒殞賊  
手尤可嘉尚本州已支犒餞會及為文以祭調郵  
其家見行取會本軍如有子孫即與刺充效用及  
目餘戰沒官兵亦等第優卹外證得嘉定十一年  
本州捕獲海寇其時撥發官王大壽亦死於賊某  
具申樞密院繼蒙指揮行下王大壽贈保義郎今  
來欲望 朝廷證王大壽例將吳寶特轉一官以

為來者之勸

六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貝旺轉承  
信印與阻充正將戍事吳寶特贈承

即節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五

三

### 申樞密院乞修沿海軍政

賊船南遁未盡就擒風濤瞬息來往無時某昨守本  
州自捕賊首趙齊郤等之後具申 朝廷蒙發下度  
牒一十五道應副本州修整戰船創立圍頭寶蓋及  
修葺法石永寧三寨添屯水軍增置石湖小堦水軍  
名額以至儲蓄軍糧葺理器甲色色具備每歲舉行  
水教及立諸寨巡海界分今再至見逐項事多廢弛  
軍船壞爛而不修軍額死亡而不補營房頽墜器甲  
損失自統制齊敏到官方稍繕治尚未能就緒及至  
賊船侵軼郡境倉猝和雇民船應副本軍之用故料

羅大戰雖有勇將精卒竟以船小不能成全功及晉江同安民船稍集而賊徒亟遁事已無及今賊徒深入廣南正當船回之時必有遭其剽劫者豈不虧夫國課又福泉興化三郡全仰廣米以贍軍民賊船在海米船不至軍民便已乏食糶價翔貴公私病之其為利害固已不細况其在海每劫客船小則焚之大即取而為已之船其人或與鬪敵則殺之懦弱不堪用則縱放之或沉之水中而擄其強壯能使船者為已之用稍忤其意輒加殺害故被擄之人只得為出死力其始出海不過三兩船俄即添至二三十隻始不過三五十人俄即添為數百以至千人今諸賊在海人船已多若不及早殄除則日增月益其害未有窮已其見與統制齊敏商議整頓水軍及添舩大船葺理諸寨務為先備使賊不敢犯但本州目今府庫亦立官俸軍糧尚且不給而本軍見管典庫息錢亦自不多俟旦夕見得合支用錢數或有久闕未免控告 朝廷乞賜量行應副所有福州延祥荻蘆寨廣州摧鋒軍及漳潮州興化軍應有水軍去處欲望指揮行下各處急速措置修舩船隻閱習軍藝向去南風賊船必回向此洋若自廣至福所過五六州

軍處處有備會合勦捕庶幾可以殄滅免為海道無窮之害乞賜指揮施行申聞事

劄下福建安撫司提刑司漳州潮州興化軍各證所申事理日下嚴切措置將應管水軍及巡捕官司船隻湏管逐一點視損漏即行修補實以甲士各持器仗乘風駕使閱習事藉以備緩急驅用不得視為具文却致臨期生疎誤事仍先具知稟申樞密院

申尚書省乞措置收捕海盜

當州五月十五日承潮州公狀證會四月三十日據

真西山文集卷十五

五

中

水軍寨及小江巡檢司申賊船復在大垵海劫掠漳州陳使頭過番船貨擄去水手綱首九十一人使回深灣拋泊出沒行劫因依當具申本路經略安撫使司及移文漳州乞發兵船前來會合沿海駐劄官軍船隻併力收捕至五月初四日又據小江巡檢狀繳到東界新埭柘林部長林四等狀稱四月二十四日早暮被賊船一十餘隻乘載五六百人持鎗伏上岸劫掠復使船到柘林灣擄去監綱船二隻目今見在深灣拋泊出沒行劫及據水軍統領關承信副統轄高進義申稱本軍發遣訓練官鍾明管押先鋒船一

隻在彼同共罷探見得上件賊船有一十二隻拋泊  
深澳本軍初四日使兵船出賴巫洋探伺至洋心偶  
見一艚船隻從東洋使入內二隻迫近本軍兵船當  
開弓弩箭射其大艚賊船前來圍裹本軍為見軍  
寡賊衆恐失事機祇得駕船使回把截本港目今賊  
船隨後趕來拋泊吳田澳與本軍人船對望緣諸州  
兵船未到事勢緊急申乞措置討捕本州竊見南風  
正時所有海賊船隻遁年往來漳潮惠州界上衝要  
海門劫掠地岸人家糧食需索羊酒專俟番船到來  
攔截行劫今來賊船已有一十二隻其徒日繁於番

船實關利害除已再帖水軍關承信高進義小江巡  
檢及公海隅總等人整齷器甲人船嚴行把截仍申  
福建提船司證會疾速區處調遣兵船會合外申乞  
差發兵船前來本州海次會合收捕庶使海道肅清  
番船無阻及承漳州公文大意一同州司證得賊船  
見泊深澳正屬廣東界分正南北咽喉之地其意欲  
劫米船以豐其食劫番船以厚其財擄丁壯擄舟船  
以益張其勢用意叵測為謀不臧此猾賊之所為非  
復尋常小竊之比且自今年二月料羅之敗只有五  
船今又添至十二隻聞其賊衆已近千人若容養不

除聲執日熾未易剪滅兼福興漳泉四郡全靠廣米以給民食而福建提船司正仰番船及海南船之束以供國課今為賊船所梗實切利害本州不敢以聞廣翼路為限即款與漳潮二郡協力討捕而南風正時海道不順兼賊勢頗盛所當審圖未敢輕舉已移文潮州請亟告廣東帥司多發糧餉水軍前來勦捕而本州亦發左翼水軍與之會合彼此協力腹背交攻庶幾必捷款望 朝廷亟賜劄下廣東帥司調發上項水軍使之順風直上徑襲其後而本州合軍民船並進相為犄角決可禽滅賊徒肅清海道除已牒

左翼軍差撥兵船及行下晉江同安縣勸諭民船并沿海巡尉差兵船前去漳潮界首會合外右伏乞指揮劄下廣東帥司調發糧餉水軍與本州左翼軍及諸灣民船會合掩捕仍乞行下福州興化軍各發水軍相為應援庶免誤事申聞

劄下廣東經畧安撫司證所申事理立便調遣推鋒水軍官兵乘駕船隻多帶器仗審探賊徒所在與本州已調軍民船剋期會合首尾接應併力擒討須使賊舟竄逸無所日下盡數敗獲海道早獲肅清毋得玩縱滋長賊姦并劄福建安撫司



論閩中弭寇事宜白劄子

竊見閩中一路自己丑庚寅群盜蠡起放兵四出流毒甚廣賴 聖朝處畫得宜顯置招輔一司千建劍實與汀邵聲勢相接而當事任者適得其人調發淮師又皆一可當百故克渠逆儔相繼剪滅閩境肅清此皆廟謨密運之效然汀邵餘孽逸之四方又遁藏山澤者不為無人其間降伏之賊未必無飛揚之志而白水一峒近在建劔邵武之境地險而首黠徒畏招司之威而未敢動耳今招捕既徙洪都帳前之驍將勁卒悉挈以俱招司既罷而潭飛招賢下土筋竹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五

八

諸大賊巢去處建置寨柵皆未成就備豫闕然萬一餘孽有相煽而動者尚費區處此上四州之可慮也陳三槍諸寇據信豐山中為巢穴而出沒於廣惠循梅之間與漳泉相去甚邇若江西難犯必趨廣東廣東有備必窺漳泉此執之必至者也向者固嘗破龍巖長泰而次及於永春德化乃經行已熟之路漳泉有警則自莆至福皆動搖矣此下四川之可慮也安撫使置司三山一道藉其鎮壓第與汀邵聲勢不甚相接雖名師府其實無將無兵泉建雖分屯左翼而士卒未練紀律未修諸郡守臣多文吏鮮或知兵一

且有急未見其深可恃者今建關守愚謂宜選廷臣之習兵戎有威望者付以郡符仍帶四州兵甲盜賊之權蒐擇將士預為之備整飭戎政赫然精明使遺孽之伏而未動者知有所憚此銷患未形之第一事也其次則諸郡之守有智謀可倚仗者雖滿而當留不然則雖未滿而當易其屯駐之兵與州郡尉寨之兵責自守臣精加閱習而令帥憲督察之汀即置寨之未成者宜趣使就緒凡此亦皆豫防之當急者近者戊申地震實為下土不安之象而稽諸人事其可慮者又復多端用敢條陳其略伏幸采擇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五

九

小貼子監法一事乃致寇之源諸司雖嘗議論迄未聞大有更易今汀郡之人千百成群執持兵械般販于漳泉潮梅諸處者如故而縣道以計口數監為歲計者亦不少異於前禍亂之萌未杜誠可深慮愚謂宜從 朝廷專委監司之有識慮知大體者一員用 先朝更改茶法故事俾之咨訪討論立為良法以白于 朝而施行之此弭亂之本也併乞裁酌

尚書省乞撥降度牒添助宗子請給

竊見本州通年以來公私窘急上下煎熬雖其積非

一日其病非一端然其供億之難蠹耗之甚則惟宗子錢米一事而已考之故牘建炎置司之初宗子僅三百四十有九人其後日以蕃衍至慶元中則在院者一千三百餘人外居者四百四十餘人矣至於今日則在院者一千四百二十七人外居者八百八十七人比之慶元中雖僅增五百餘人然自建炎至淳熙間則朝廷運司應贍之數多而本州出備者少淳熙以後至于今日則朝廷運司應贍之數少而本州出備者多何以言之方置司之初令運司與本州同共應副俸料錢以數百人之廩給其費未為夥也而漕司與州各任其半朝廷已歲降度牒五十道以給本州蓋知州郡經賦有限不令自任其責也其俸米則始科諸民至乾道中前以守臣王十朋之請後以漕臣傅自得之奏既罷其科敷而今運司認錢一萬貫且給度牒三十道以助收糴以兩項度牒言之為錢已六萬四千貫矣而餘皆漕司應副故曰自建炎至于淳熙間朝廷運司應贍之數多而本州出備者少也自淳熙十二年漕臣林枏始以三十年之數酌中立額撥漳州與本州通判廳合發窠名錢本州都稅務補稅錢通計四萬八千三百餘貫以

充宗子之俸於是始定立額後來口數雖增運司一不復問而悉令本州自備矣然漕司歲給糴米之萬緡猶自若也 朝廷兩項所放之度牒亦自若也本州雖有出備其數尚少其後運司萬緡不復給而撥興化通判廳錢七千五百貫比之舊例則十分而削其二分半矣 朝廷兩項度牒亦不復給而止撥提舶司錢二萬二千四百餘貫則比之舊例三分幾削其二矣又漕司所撥四萬八千三百餘貫其實催到者三萬二千餘貫是於漕司元撥之數四分僅得其三也此年以來屬籍日增以俸錢言之每歲支一十四萬五千餘貫而漕船兩司所給之錢僅五萬四千四百貫而本州出備者九萬六百貫也以米言之每歲支二萬二百餘碩以中價計之每碩為錢三貫文計錢六萬六百餘貫運司所撥興化軍通判廳錢僅七千五百貫而本州自備者五萬三千一百貫也合錢米計之凡出備者一十四萬三千七百餘貫以區區一舟之力而獨當其費日深日重至於如此而南外一司之官屬輿有官宗子之養廬崇學之養士歲為錢一萬一千一百餘貫米一千五百餘石又不與焉故曰淳熙以後至于今日朝廷運司應贍之數必

而本州出備者多也然慶元之前未以為難者是時  
本州田賦登足舶貨充羨稱為富州通融應副未覺  
其乏自三二十年來寺院田產與官田公田多為我  
家鉅室之所隱占而民間交易率減落產錢而後售  
日朘月削至于今七縣產錢元計三萬四千七百餘  
貫文今則失陷一千六百餘貫經界未行版籍難考  
不冊落者指為冊落未逃亡者申為逃亡常賦所入  
大不如昔矣富商大賈積困誅求之慘破蕩者多而  
發船者少漏泄於恩廣潮惠州者多而回州者少嘉  
定間某在任日船稅收錢猶十餘萬貫及紹定四年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五

十一

纔收四萬餘貫五年止收五萬餘貫是課利所入又  
大不如昔也常賦不如昔而宗子之給乃倍多於昔  
雖有材健之守亦無術可為不過陰縱諸縣探借一  
二年之稅重催已納之錢而抑勒保司代輸逃閤死  
絕之賦甚至無罪而佐籍非理而科罰無所不為民  
之憔悴為日已久某之至也講求利病於前數者之  
害不容不力蠲除而一二大縣以此藉口版帳之解  
遂不以時甚至有數月不解今文者官俸兵糧已苦  
不繼某守臣也到任六月而僅宗子廩給率常拖壓  
其年及當請與當增請者不敢便行幫放宗婦之成

親宗女之歸宗者合有請給亦不敢便與起支哀愴  
于庭者幾無日不有其間縑縷憔悴之狀有令人惻  
然者舊例常以月半支錢每當其時盡空諸庫闕奏  
不上則借兌諸司之錢侵動交承之數猶苦弗給至  
於俸米則出於州倉本州苗額不及江浙一大縣又  
自前人輕改稅法令下戶專納價錢米數緣此日減  
今逐年催到止四萬石有奇廩給宗子之外率欠軍  
糧三數月又未免那移官錢措置收糴今當極弊之  
餘不惟無米可支又復無幾可糴諸卒月糧猶費借  
辦宗子之米又何以供用是官吏皇皇相視無策蓋

常賦之入既不足用而橫歛之事又不忍為且不為  
不忍橫歛而已凡人戶稅賦豫借至六年七年者方  
此稽考與之理豁一歲之間白不見數萬緡所以狼  
狽至此極也自惟一介庸繆本無能為之材又昌當  
不可為之郡朝夕憂煩莫知所處合即控告公朝  
丐從罷免別擇材能之守及今整頓庶或可為而謀  
之同僚皆謂聖朝寬大軫慮四方為守臣者倘以  
利病之實上聞必無不聽况求朝廷之錢物養

朝廷之宗室尤必樂從用敢瀝血投誠仰告君相  
伏望朝廷特賜矜憫將即目歲支宗子錢十四萬

五千餘貫析而為三 朝廷應副一分除歲撥船司  
錢外更就撥合解上供銀八千三百八十兩計價錢  
二萬九千餘貫以充其數運司應副一分除歲撥實  
到錢三萬二千餘貫外更增撥一萬六千貫以足其  
額此外一分四萬八千三百餘貫則本州任之宗子  
米則折而為二本州管認一半一萬二百石 朝廷  
於前項上供銀撥充一分宗子錢外猶剩三千餘貫  
更撥度牒三十道付本州和糴以給如此則本州每  
歲猶出錢四萬八千三百餘貫米一萬二百餘石而  
宗司宗屬與養廉養士之錢米復在其外其數亦不  
為少但比之前日粗獲少寬譬猶羸弱之夫身負百  
鈞減省一分亦受一分之賜如蒙造化垂憐悉從今  
請在 朝廷所捐無幾而本州賴以少解煎熬宗子  
賴以少紓窮困諸縣之橫斂亦得以一切禁絕則  
聖朝如天之仁所被廣矣不然則三數月間諸司之  
錢已無可允交承之數亦無可侵宗子之給實無從  
出內外三千餘口嗷嗷待哺其何以處某雖鐫削罷  
斥何益按事頃至申聞者

小貼子某竊見在院宗子請給雖優其間口累重  
大者亦自養贍不給貧困至多不能固窮流為猥

錢甚至抵法冒禁色色有之今緣廩給不時之故其狼狽益甚於前 聖朝仁恩沾被草木必不忍皇枝 帝胄其窮至此伏願推行藹忠厚之仁廣苞藹本根之茫亟垂極揆不勝大幸或恐議者謂西南二司本同一體若泉州有請福州亦必援例殊不知泉之事力在平時已不敢望福之萬一况積年凋瘵之餘兩邑焚燬之後瘡痍未復愁歎相聞視福之全盛何可同日語仰乞矜察

小貼予某今來所乞就撥本州上供銀或恐版曹重難其事而漕司添撥亦未必肯從文移往復坐

淹歲月當州家窮急之時委實無所從出宗子廩給愈見拖壓竊見 建炎 乾道間皆是撥降度牒以助本州但彼時宗籍尚少故所撥止於八十道而又撥提舶司錢今則宗籍倍多於往時提舶司錢之外非得度牒一百二十道不足以給欲望朝廷矜憐屬籍之狼狽特賜 旨揮除每歲仍支提舶司錢外更賜撥降度牒一百二十道則上供銀不必就撥漕司錢不必添撥而於宗室養贍之費粗足支吾在 朝廷所捐特其毫末而於 國家之公族所濟者不知其幾人仰冀 恩慈特垂



報可其豈勝虔切俟 命之至

再申尚書省乞撥降度牒

證對某昨以南外一司宗室請俸仰給本州為數繁夥倉庫空竭支給不時輒敢控告 朝廷乞每歲撥降度牒一百二十道發下本州專一貼助養贍宗室之費今月十五日恭準省劄八月二日奉 聖旨令封樁庫每歲支撥度牒六十道付泉州每道作八百貫變賣堯宗子請受支遣仍下提領封樁所證應施行劄付本州者仰見 聖朝念天族之困窮察州郡

之空乏霽然恩施降自九天闔郡官民內外宗姓莫

直西山文集卷之十五

十六

不歡呼鼓舞仰戴深仁第某退與官僚同共筭計每歲宗子錢米除 朝廷及轉運司應副本州自備

者二十四萬三千七百餘貫州家窮迫無所從出詳細已具前申不敢再瀆近者陳請度牒一百二十道盡蒙撥降止計官會九萬六千貫本州猶須自出五萬餘貫錢會各半糴米之數純用見錢凋郡之力尚未易辦今來給賜僅及其半計官會四萬八千餘貫則本州猶須自備十餘萬貫公私掃地之餘委是無所從出深恐宗室請俸仍是未暇及時而諸縣之急征橫歛亦未容一切盡革及復愚念不免冒犯斧鉞

再仰忱請伏望 朝廷檢證其前申每歲給降度牒  
一百二十道發下本州某當專一令椿贍給宗子不  
放分文別用某所蒙提領封椿所發到六十道已一  
面措置變賣將未支請給月分逐旋補支仍將兌過  
諸司等錢撥還別具帳申聞外所有未降度牒六十  
道伏乞速賜 旨揮施行

得 旨令封椿庫再撥度牒四十道通先降六十  
道每歲共一百道付泉州充宗子請受支遣仍下  
封椿庫所照應施行

申尚書省樞密院乞置寨事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五

十七

證得本州永春德化兩縣與汀漳南劍三州接壤紹  
定三年汀寇既破龍巖長泰遂自漳境徑犯永春次  
犯德化兩縣遭其荼毒至今瘡痍未瘳其自到任即  
擲寄居士人陳述利害謂合於永春縣衝要之地朔  
置一寨以左翼軍兵百餘人屯戍庶可弭患未敢某  
旋加訪問衆口一詞俱稱利便見委官同本縣知縣  
陳珙相視形勢及牒左翼軍統制齊敏預加擇選準  
備番戍外但朔造寨屋發遣官兵不無支費本州目  
今因於宗子俸給委是無可那融契勘交承錢內有  
修城官會四萬六千貫文擬欲權行兌用兼官兵

成例有生券證得建寧府左翼軍出戊浦城縣等處  
共生券錢米係通判廳於官錢內支給合具申 朝  
廷劄下從某所申於永春縣置寨一所差左翼官兵  
一百人更番出戍仍許權將椿管修城官會兌用別  
具細數申乞除豁及劄下本州於通判廳官錢內支  
給生券錢米伏乞指揮施行

奏乞撥平江百萬倉米賑糶福建四州狀

臣所治福州去秋水澇下田薄收蠲減既多軍餉不  
足糶價日踊民食孔艱近嘗具申 朝廷乞行下浙

西少寬港禁容本州給據付商旅前去收糶十萬石

直西山文集卷之十五

十八

四州散糶以活一郡十二縣百萬生靈之命 仁聖

在上必垂矜許邇日以來非惟福州貴糶而上州建

寧下州興泉貴糶尤甚蓋建寧專仰土產它無來處

去歲七縣所收皆薄而建陽崇安尤薄二縣名為出

產之地既各不稔故府城米價幾倍常年建陽唐石

之民相挺為亂雖幸粗定終未帖然漕倉本府見行

賑卹臣亦出本司社倉米以助之然所及無幾來日

尚長福興興泉土產素薄雖當上熟僅及半年專仰

南北之商轉販以給自冬及春來者絕少故其價直

日益以昂臣昨所乞僮蒙 朝廷即賜施行但可少

寬本州未餽均及諸郡每聞建泉細民艱食之狀輒  
為蹙然伏念臣嘉定中將漕江左適丁旱蝗野無青  
草臣與諸司同請于 朝蒙賜建康轉般倉平江百  
萬倉米合五六十萬餘石以充糶濟而緡錢度牒又  
不與焉一道生靈賴以全活今茲福建之歉固未如  
往歲江左之甚然寇攘甫定之餘所至民力彫瘵而  
困於貴糶生理益艱若不亟圖拯揀則自今以往不  
惟糶價日增亦且無米可糶流離饑孱近在目前臣  
與建守袁甫泉守李韶往來計議惟有控告 宸衷  
冀垂 天造行下平江府百萬倉撥米一十五萬石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五

九

應副四州軍賑糶容臣計會舟船搬運分撥各將收  
到價錢徑自拘催赴浙西提刑司交納候秋成糶補  
其於 朝廷儲待初無所損而四州數百萬之窮民  
獲免溝壑仰戴 仁天之覆奚有絲極湏至奏聞者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六

對越乙藁

表箋

賀天基聖節表

月旅孟陬允協書王之始星沆華渚有闢毓 聖之  
期 九廟尊安八荒凱憚恭惟 皇帝陛下道由生  
稟性本夙成河清社鳴應天地昇平之會龍行虎步  
有 祖宗英武之姿祥紀商禔慶繇周曆臣頃綴六  
御之列今陪萬壽之祠虎拜萬年莫預簪紳之武克  
封三祝第慶籙火之修

又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六

伏以光沆華渚次王春五日之期名玷清廟上天于  
萬年之壽欣同薄海共贊昌辰臣某實歡實抃頓首  
頓首恭惟 皇帝陛下濬哲文明劄健中正日新君  
德已銷外侮之虞天廣聖圖行撫中興之運宜用休  
於申命衍過曆於卜年臣身也奉祠心焉戀 闕在  
阿在槃澗方賡衛國之詩使壽使多男請事封之  
祝

賀皇太后慶壽表

伏以奉回東朝已霈下天之澤稱觴南面今開

之祥共贊興齡疇非戴后臣某實歡實抃頓首頓首  
恭惟 壽明仁福慈睿皇太后陛下宅心澹泊體道  
希夷好黃老之言已濟民於仁壽稟姜任之懿每奏  
志於慈明掩前聞而有先與上古而不老臣遙班迺  
列近竊真祠金母長生宜永享慈闈之奉玉卮為壽  
頤益增少廣之年

### 復官謝皇帝表

瞽言觸憲宜坐錮於終身慶澤沉微迺悉還於故物  
幸逾始望恩出更生臣某實惶實懼頓首頓首伏念  
臣昔綴周行嘗誇內直花輒晝景久承 寧考之恩

真尚文集卷之十六

二

蒼梧莫雲忽灑茂陵之血鶻際飛龍之運首膺馳駟  
之招念非忘身何以報國欲勉圖初步之助庶弗辱  
先皇之知而臣學泥古陳識西時變無表蓋之忼慨  
有汲黯之慙愚 聖君非不受言臣自疎於開導守國  
人皆稱有罪 上獨示於矜容弗貶潮陽之八千僮  
奪駢邑之三百出畫如孟子肯懷悻悻之私在畝若  
劉生徙抱惻惻之意雖欲磨鈇而自效終虞復玷之  
孔艱遽放紫誥之新盡澡丹書之舊袂仍元士班眠  
迺臣間館珍臺媿苟媮於廩祿鈞天廣樂恍如侍於  
威顏人皆謂榮臣獨知懼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聰

明天縱聖敬日躋方東朝丕衍於修齡而南面躬修  
於曠典道守民以孝既洽四海之騅與物為春忍賦一  
隅之泣釋羈羈魂於幽窆返逐客於囚山爰及顛蒙亦  
切牽復臣敢不淬磨宿志湔滌曩愆犬馬之養無施  
惟篤愛君之義江湖之身雖遠敢志存闕之心

謝皇太后表

東朝奉玉稱元日之上儀北闕揚綸肆敷天之大告  
不遺簪履之舊載攸命數之新七年之疇一日而復  
臣其實惶實惧頓首頓首欽惟我 宋之極治世有  
大母之慈謨 元祐人材賴宣仁之培植 紹興國

真西文集卷之六

三

論繇 聖獻之開明用能躋登太平光復舊物不圖  
至此寔親見之臣曩際龍飛首饜駟召念昔受知於  
寧考未酬罔極之恩迺今獲事於 嗣皇當守勿欺  
之節共六殫塵露少荅乾坤訖當五窮自貽三黜匪曲  
垂於上覆將坐錮於終身茲蓋恭遇 壽明慈獻皇

太后陛下魏然前古之姜任允矣深宮之堯舜自

嘉定更張之後翼鴻化者二十春迨初元擁立以來

衍皇圖於千萬世諒當 聖子鷄鳴之問必及 先

皇燕翼之謀以信順以天人之心以忠厚壽國家之

祿既竣盛典遂布寬書故臣皆得以生還羈鬼亦歸

其旅殯凡被 公朝之厚澤悉由 慈極之主在兩  
臣竊祿有慚報恩無所頌歌長樂之德與日月  
垂更祝少廣之年後天地而不老

再知泉州謝表

奉祠居里每勤北極之瞻進職守藩復忝南州之寄  
甫臨舊服恪布寬條臣其中謝臣聞天道至仁風霆  
無竟日之怒聖君大度山林鮮終弃之材韓安國起  
於徒中柳宗元用於貶所皆為長吏蓋值明時微臣  
乏漢唐一子之能 陛下守 祖宗萬年之法昨者  
金華之入侍溫然玉色之下詢曷嘗因諫以罪人息

真西文集卷之十六

四

媿格君之亡術方稱彈交上獨亮狄山之愚迫需宥  
一頌盡洗元成之玷何畱於議罰而樂於用恩庸見  
九重之本心不忍一青而弃物既班次對又秩殊庭  
沒齒飯疏夫亦奚憾建牙作屏則匪所期敢圖朱轡  
皂蓋之華仍泣紫帽清源之境念昔 先帝付臣此  
州玩愒三年不聞善最侵尋半世復見遺民屬當公  
私凋弊之餘不勝上下煎熬之急七邑而二為煨燼  
十室而九之蓋藏禁旅雲屯軍餉每難於宿飽宗藩  
日茂俸縉半出於鑿空自省迂踈若為經理茲蓋恭  
遇 皇帝陛下道心淵靜德性昭融不以諛說為愛



君故略臣疇昔嬰鱗之譴不以聚斂為體國故取臣  
平時求牧之長畀以舊封責其來效臣昔猶將母今  
獨携孥祿弗逮於養親志唯顛於報上拊摩瘡痍冀  
邦人生意之復還培溉本根為 聖朝元氣之一助

### 謝職名表

南服承流謬玷一麾之舊西清厄職躡陞三等之華  
恪奉絲綸增輝符竹臣其中謝伏念臣猥繇陋學蚤  
待末光禹訓至明嘗跪榮於帥閭克文有煥復假寵  
於祠官未酬天地之恩自速雷霆之譴甫叨牽復旋  
被甄升名聯唐次對之班地重古諸侯之寄維 神

合直西文集卷之十六

二

祖十九年之制作垂矣圖千萬祀之憲章邃閣秘藏  
永儷羲娥之照名儒典領儼分鷄鶩之行迺容孤外  
之遠臣而參廣內之近列僥逾已甚負任實難茲蓋  
恭遇 皇帝陛下德與日新仁同天覆雖萬里皆知  
畿甸均在撫綏苟一夫或泣堂隅為之慘怛肆命從  
臣而作牧庶推德意以及人臣敢不欽奉使令勉思  
殫竭為中即於禁闥固所志之愛君安赤子於海瀕  
是亦臣之報國

### 知福州謝表

天開遠際攬權之始全閩地重首切分閩之除

繡服龍光私憂文轍負中謝伏念臣孤忠自信獨立無  
朋 先帝輟諸玉堂之廬俾司漕計陛下滌其丹書  
之籍旋付藩條 兩朝二紀之遭逢一節四麾之赫  
奕重臨郡寄僅閱歲暮水擘自將粗謹酌泉之誓言  
繭絲是戒少寬竭澤之嗟方生意之廣還眠初心而猶  
慙幸值陰霾之披豁恍瞻麗景之昭融獲於茲辰與  
在親擢西廂職峻南服任隆侯度未修豈堪牧伯之  
命里門在望實均父母之邦當上下通泰之期布

朝廷寬大之令慨屬部瘡未復考比年倣擾之  
所政苟安恬寧有駭輿之馬吏無侵枉誰為游釜

真聖文集卷之十六

六

之魚雖幸勝之所傷多矣猶宿疾甫瘳之後正真元  
當養之時躬為列郡之準程大作斯民之保障迺  
所職祗媿非材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健配乾行明  
符晉出培千萬年立國之本一用寬仁掃數十載祖  
利之風大興廉耻臣欽承 詔旨思體 聖情志或  
得行詎有禁闈淮陽之間職當自勵願惟穎川渤海  
之師

謝除戶部尚書表

十連竊寵媿藩閫之罔功一禮過歸叨地官之進長  
班職陪於踐斗懼采重於履水中謝伏念臣素守朴

忠濫膺廼簡曩被初元之召首躋適服之榮自退屏  
於山林寢遯違於軒陛憂時之髮益白帳去國之十  
年戀闕之心如丹敢忘君於一飯屬蒙起廢再玷承  
渥卓蓋分符疆復既還於舊物青冥授鉞繡行仍喬  
於故鄉曾坐席之未温忽賜環之已及方躬攬宏開  
清朝之記錄且民部周司徒之任豈惟稽戶口於版  
圖顧尚書古納言之官蓋實專呶舌之樞要誤拜演  
綸之渥胃陞曳履之華退省鴛疲曷勝蝨負茲蓋恭  
遇 皇帝陛下乾剛天健蓄懿日新親庶政以厲精  
大明黜陟臨百官而昭德洞別忠邪念臣嘗參紫橐  
之聯知臣粗厲素絲之節輟還近綴俾侍清光臣敢  
不期稱隆私勉堅初志生財有道雖漸源流本未之  
知事君勿欺願竭獻納論思之報

### 進大學衍義表

伏以汗竹雖塵何補聖經之奧食芹欲獻誤蒙天語  
之温以十年纂輯之餘欣一旦遭逢之幸中謝惟大  
學設八條之教為人君立萬世之程首之以格物致  
知示窮理乃正心之本推之於齊家治國見修己為  
及物之原曾子之傳獨得其宗程氏以來大明厥旨

道師儒之繼出有章句之昭垂臣少所服膺晚而知  
越謂淵源遠矣實東魯教人之微言而綱目粲然迺  
南面臨民之要道曩叨侍從論思之列適當姦諛蒙  
蔽之時念將開廣於聰明惟有發揮於經術使吾君  
之心炳如白日於天下之理洞若秋毫雖共兇雜進  
於堯朝豈魑魅能逃於禹鼎不重菲薄欲效編摩邊  
樞三至之謾徒結九重之戀既投閒而置散因極意  
以研精默詠不忘君每悽悽於報上藩牆皆置筆幾  
矻矻以窮年首劉聖賢性命道德之言旁采古今治  
亂安危之迹必提其要皆聚此書凡諸老先生之講  
明粗加該括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尤極形容載瞻海  
嶽之崇深期效涓埃之裨補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  
乾旋坤轉日就月將於緝熙單厥心基命適隆於成  
后念終始典于學遜志克邁於商宗方將切磋琢磨  
而篤於自脩定靜安慮而進於能得事欲明於本末  
理期貫於精粗適粹成編冒塵清燕止其所止魚豢  
加止善之功新以又新更推作新民之化

宣召口宣

有勅學士之官久不真拜嘉卿閑雅召至翰林虛  
席以延亟其祇命

謝宣召入院表

十三

來從南服未宣民版之勞召賓北扉猥被宸綸之寵  
光生里巷榮動簪紳竊觀列聖之用人惟待詞臣而  
加禮蓋於言語文章之外責其論思獻納之忠或雖  
忤指而暫間終必棄瑕而後用脩除翰苑在環滁出  
守之餘軾侍禁廷亦赤壁歸來之後豈非加歲月則  
其文老涉憂患則其慮長乃登邃巖以備顧問如臣  
者才華弗競顛拙自將掌 先皇內制者六年每慙  
越旬迨 陛下初元之再命竟許循牆以驅馳州縣  
之頻且廢放山林之久見聞寢少藝業益荒結茅屋  
於雲邊已甘終老瞻玉堂於天上若隔前生敢云白  
首之重来誤辱清衷之妙簡獲玷久虛之選幾成三  
入之榮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肆筆成文解絃更化  
志孚群聽欲下山東之書念在邊垂或訪河西之事  
必有端良之彥以充供奉之班奚取臣愚俾承人之  
臣敢不益堅晚節思蒼隆知賜宮錦而嘉草詔之能  
雖非敢望即金鏡而撻任賢之要則所自期

謝除翰林學士表

天子重儒臣方恢文治翰林通華蓋遽冒恩元薰陪  
勸誦之聯曷副掄材之意中謝 瞻唐室之崇內命至

號私人惟 聖朝之得 臣修名真學士豈獨文章掃  
五季之陋抑亦論諫首四賢之稱凡厥封囊具陳時  
病至於舉筆猶寓忠規懷哉若人允矣名世伏念臣  
愛君有素典誥兆長曩自中祕書以攝承明之直晚  
繇太常伯躡升供奉之班伏觀內史錫命之詞顯舉  
至和得賢之美顧改元更始雖歲月之略同而為官  
擇人則材能之夙異一字之褒太寵千鈞之重難勝  
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寅畏克對於天心恭儉一如  
於 仁祖砥平諸夏式圖大競之勲畦種群賢將備  
無窮之用故雖庸礫亦汗凝嚴臣敢不刻意斯文勉  
有所職變絺章繪句之習豈薄技之能堪以救時行  
道為賢尚前猷之可仰

謝賜衣帶鞍馬表

翰院詞林方對渙恩之渥尚方天旣更驚晉錫之蕃  
際遇何功服乘有耀 中謝伏念臣少無綠飾老益馳  
墮衣敝緇袍真無慙於季路御款段馬竊自慕於少  
游豈圖承乏於鑿坡猥獲分珍於玉陛鵬錦之紋煥  
爛申以七環龍媒之骨惟奇華之六轡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服惟命德爵以馭臣念其濇清切之班故  
俾冒輕肥之寵舜裳五色漸微裨補之能燕駿千金

願廣招徠之意

請免

辭免知福州安撫奏狀

伏以視邦選侯無越帥藩之重臨人泣政莫如鄉部  
之難兼此寵榮惕焉震懼伏念臣材非敏銳學最空  
疎兩朝千載之逢荐滂華顯一節四麾之寄蔑著  
能自撫舊邦偶承極弊邑有積年之豫借州無旬日  
之宿儲重以公姓寔蕃廡祿弗繼內循薄技既初亡  
鞭笞之長俯抵窮甿寧及用筮欽之術輒效求芻之  
義曷于行葦之仁天憫皇宗歲頒僧牒獲少寬於憂  
窘方勉竭於撫摩粗銷田里之歎愁即丐山林之閒  
散未能底績遽已饗恩陞近職於文謨付中權於閫  
服顧慙謏陋曷稱褒遷云稼取禾雖道公言之誚維  
桑與梓更虞本道之嫺敢瀝忱辭冀回渙渥

辭免除權戶部尚書狀

文昌在從列為最高版曹於國計為甚重自仲由之  
材聖門僅許以治千乘之賦况如臣之不肖而使攝  
大司徒之職治天下之賦其為不稱亦已明矣伏念  
臣曩負罪愆衆所指日保全覆燾盡出聖君居間數  
歲面予之祠奉祠踰年而畀之郡

闕感激恩光磨礱朽鈍每思與悠久之利不敢徇苟  
且之謀私願 朝廷假以歲月庶幾斯人受一分之  
賜少寬九重不忘遠之憂區區寸忱可以對越實無  
一念別覬寵榮豈圖到官淑爾四月絲綸之命忽降  
自天仰惟 陛下更化以來大明黜陟英髦濟濟聚  
在闕庭臣於是時豈不頓親近日月之光筵跡鴛鴻  
之列而自量蹇劣莫副選掄冒昧而前必致顛踣伏  
望 聖慈俯照忱悃收回渙汗用稟師言

再辭免戶部尚書狀

需章有請渙汗未田讀溫詔之丁寧重微衷之感激

合真西文集卷之十六

十二

伏念臣雖乏通明之識粗知去就之宜昔改在私門  
固合進難而退易今權歸公室所當朝召而暮行矧  
惟去國之十年常切愛君之一念每愁無路可輸畎  
畝之忠詎意逢辰重瞻天日之表身未離於闕嶠心  
已驚於闕庭益即敬承敢云固避惟是天臺高選地  
官劇曹位在納言難躡夔龍之武職專治賦隗亡晏  
異之才僭竇 睿聰冀遠 宸渥或改司於間局或  
仍綴於舊班庶幾上無濫予之嫌嗚名增重下免僥  
逾之媿廉耻獲全臣已於六月一日起離福州迤邐  
赴闕外所有權戶部尚書恩命合伸懇免降詔不允



歷自承大統倏踰十年謂藩閫之間雖以任師帥  
為急而朝著之內尤以得賢傑為先宜有千人之  
英來預六聯之長卿忠忱許國讜論昌時兒童知  
其姓名縉紳聞其出處每深簡記茲甫召除近臣  
盡規蓋有關於君德司徒掌教夫豈為於民財式  
副詳延寧容辭避其祗前席之意毋徇循牆之譏  
所辭宜不允

辭免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狀

恭聆二命有惕十衷竊惟禁林置寓直以來學士科  
真除者少繇慶元迄嘉定之末歲殆幾三紀之

真西山集卷之十六

十三

間考伯壽至樓鑰之舊題不過四人而已睿明繼作  
選用益嚴由其任職之難是以虛席之久文章爾雅  
必有先秦西漢之風德望老成乃稱比靡東閭之選  
伏念臣譎焉孤學藐爾下材昨事先皇獲湊內命  
既求試於民事遂積困於吏氛司空城旦之書幾於  
習熟翰林子墨之作久矣廢忘故洵用於初元竟年  
辭而得請於赫聖神之斷丕昭號令之新宜屬鉅儒  
俾當鴻筆庶海內讀懇切丁寧之詔知聖上有憂

勤惻恒之心自顧如臣則非其任三十二而攝直已

愧能言五十七而為真敢尸誤寵迺若侍經之職尤

高勸誦之班既已試之無裨豈重來之可勉仰蘄宸  
指併寢恩綸惘悞之私凌兢以俟所有恩命未敢祇  
受降詔不允

卿負一世重望前去國也士論共惜今還朝也民  
言交慶其何修得此於天下哉直以愛君志念慳  
切論議侃侃一出于正耳然則代予言以詔四方  
舉堯舜之道以告上是職正卿任也而得辭乎况  
國人所期朕意所屬有不止此者卿固不容避也

再辭免狀

北苑建長西學侍言在儒者均謂至榮而 聖朝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六

十四

之所謹選其在駑劣皆非敢當然臣頃在初元嘗陪  
經幄未殫忠益已困煩言故當出盡之時不勝戀闕  
之念乃今何幸復近威顏此區區愚臣報效之秋也  
其敢以不能自解惟是學士之官在本朝為甚重近  
世多虛而不除顧以何人得以充數伏觀 朝廷更  
張以來兩制之任必惟其人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始  
數十年之所未有臣以空疎之學骯骯之文一旦躡  
而為之長得無愧乎用是踧踖不安頃至再塵天聰  
伏望 聖慈將臣新除翰林學士知制誥恩命特賜  
寢免改畀名流所有侍讀職事臣不敢游其控免

辭免兼修史狀

十一  
月未

恭聆明詔有惕于中嘗聞先儒曾鞏有言以為唐虞  
有神明之性微妙之德為二典者不獨記其事迹併  
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蓋當時執簡操筆者亦皆聖  
人之徒也恭惟中興三聖揖遜相承無媿堯舜豐  
功大業震耀古今必有名世之士知聖人之意者然  
後能揚洪烈彰緝熙上婉典謨之盛如巨者才識非  
長問學最淺昨在初元嘗與筆削莫措一辭今復河  
為再叨妙選况臯蜀之耆儒家擅史學承命修纂允  
謂得人豈容未至躡屐其上用敢頓首以請伏望

真西文集卷之十六

十五

潘綱

皇慈收回渙渥顛命者儒總領厥事庶幾鉅典不日  
崇成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降詔不允

卿引鞏語既知史之難其言臯家世又知史之長  
則即史學深矣茲朕所以命卿也惟我建炎中興  
迄今百有餘載高廟一朝大典猶未迄奏朕心  
忸焉寤寐不置比喜得臯今復詔卿蓋與先朝

分命修初以作唐史同意欲趣于成耳其相與舉  
綱撮要共裁衆工使汗青有期畱信無極以稱朕  
章明祖烈之志則予汝嘉仲叔之間何足為遜所

辭宜不允

卷第十六終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七

對越乙藁

舉刺

申南安知縣梁三聘劄

證對某去歲蒙恩再守泉州是時已聞本郡年來民窮財匱大非昔比意謂此特未知節用之方而已曩自江東移守之時郡計亦自甚匱多方撙節甫及年歲遂可支吾今者不過力守前規必無不可及到官數月推尋顛末乃知昔年之患在枝葉而今日之病在根本夫一郡有一郡之財賦一歲有一歲之財賦

真文忠公集卷十七

十七

量入為出豈不可為而今之泉州乃真不可為者蓋由根本成伐之幾盡生意蕭索而無餘故雖極意撙節而未能救也根本之壞其事多端某不敢悉以瀆朝聽姑舉豫借一事言之蓋自十數年來諸邑令寧多非其人產錢失陷而不知考覈版籍散亂而不知整頓鈔書積壓而未嘗勾銷姦吏蒙民相為欺隱於是常賦之入大虧而預借之弊始出一三大縣大抵皆然而南安尤甚緣其中間屢不得人或以他官攝事故其積弊日以寢深而通直即梁三聘適承其後儻其人稍有材力到官之後按前三者用力整頓亦

不至弊壞若是之極而因循廢放遂以預借為當然  
紹定四年已借至今年而五年已借至來年矣自某  
之來不得不行禁止而三聘乃謂預借者縣之所仰  
以送州者也州既我禁矣使我何所從出於是自今  
年正月至于五月一錢不復上州某既為黥竄縣吏  
之尤姦蠹者數人以其家貲代版帳一月而自餘月  
分仍前不輸截日終拖下版帳錢上供銀錢大禮錢  
共一萬五千貫有奇本州即日困於宗子之廩給無  
所擘劃而又湏為入戶理豁預借錢為本縣代出上  
供大禮銀錢又將何所措辦某夷攷其人本無會慕  
之行深欲保全之每諭以振刷精神興起廢壞而其  
材力終不可強漢人有換縣而治者亦欲倣而行之  
又適無可換之人不免委惠安簿吳子良往助其鈎  
考而事權不專猝未見效顧念南安為泉壯邑獄訟  
財賦倍於他縣三聘在官非惟財賦不辦獄訟亦多  
不理又其到任甫一考有半來日尚長深恐邑事日  
甚一日至於不可扶持而後已三聘亦自揆其材不  
足以振起彫弊數欲自為去就用敢冒昧申陳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亟降指揮令三聘赴部別行注授而  
選擇賢能之宰整頓此邑磨以歲月庶幾漫還舊觀

乞賜指揮施行申聞事

小貼子某聞下任已自差人亦非材士偏郡守臣不敢輟易申辟竊見奉議郎新除南劍州尤溪縣徐鹿卿材識不凡疆毅有立欲乞堂差改知南安

縣事則本邑庶有興起之望其已差下人乞送部

別行注授伏候指揮十月十日奉聖旨依渠三聘與祠祿徐鹿卿差知泉州

南安縣真見關

奏伸雪葉莫誣枉乞加錄用狀

臣恭覩 皇帝陛下躬親人政以來開衆正杜群枉

進君子退小人積年蒙蔽之餘一旦豁然天日澄霽

合真西文集卷之十七

二

清德

至於踈遠小臣行治有聞者多預召擢誣枉斥廢者

亦被洗滌公道昭明衆志用勸今有人焉嘗捐軀命

委家族為一方翦除兇叛而扼於諛口困躓弗伸者

殆將十年其事實閱於臣臣而不言誰當言者臣竊

定之未矣臯湖湘所部武岡軍守臣司馬遵不善撫

循致激戎伍之變臣以本軍簽書判官廳公事其莫

寬和得衆委以攝郡密授方略俾為之圖莫能外示

函容而陰設規畫不數旬間誅斬兇渠闔郡底定臣

即奏于 朝蒙恩特進三秩就陞通判以獎其忠勞

既又改倅江陵欲付以事任而司馬遵者閒廢頗久

志圖復用撰造誣罔之辭以欺言路言者適其鄉曲不暇審詳遽行彈奏削秩免官其後辟倅汀州又以劾免今按其所論大要有三曰脅長吏而奪之印也曰諭賊黨以逐郡守也曰掩諸卒禽賊之功以為己有也臣身與其事謹為條析而辨明之司馬遵當叛卒竄譁之初皇恐失措以疾為辭牒送印記又以手帖懇囑叮嚀郡之官僚亦合辭致請時事變叵測人情憂危莫不獲已出任撫定之責而數申諸司求免攝印臣為檄永州通判魏泌前往究實欲以代之泌至武岡而求守適以論罷有旨令交與次官泌既亟

歸零陵臣遂復以付莫廷能顯立功效不負委令然其本心蓋求免而不獲非欲攝以規利也文移具在一一可覆而謂莫迫而奪之印可乎其誣一也臣既劾遵于朝又慮其久留瑛命萬一不測或生他虞則賊之兇醜又將愈熾一境生靈皆有魚肉之憂不獲已令遵先次離任而嚴督巡尉護出數程戒諭卒徒毋得凌犯遵於枕較藉虎之時得自拔以去盡室獲全莫之保護不為無力而謂諭賊黨以逐之可乎其誣二也臣聞變之後與莫書問往來輒為隱語使用以賊攻賊之策時諸營千餘人悉已從賊而莫能

於中擇可仗者數人出臣所下賞榜文帖密以示之  
諭以禍福結以恩信然後陳喜李成等踴躍效命非  
莫發縱指示雖百陳喜安能成功其間當賞之人皆  
莫保明申上未幾命下補承信校尉者四人莫於諸  
卒亦無負矣而謂掩其功以為已有可乎其誣三也  
方是時叛卒恣橫求得欲從諸郡之兵爭相慕傲有  
瞋目語難之態而邵州之勢尤急臣繆尸帥事日夕  
軫憂幸莫功成聞者惕息憂端頓弭軍律用張臣之  
薦辭謂其事雖止一方其利實及一路蓋以此也而  
遵不思由已以致變乃反嫁罪而誣人使莫以慈祥

豈第之資而被凶險傾邪之目詆誣至此可謂欺天  
言者未必有心遵實織成其罪莫既鐫斥遵遂得祠  
懲勸易施重為可歎臣平居念此每為拂膺今者天  
啓 聖明宏開公道而臣猥以不肖受任全閩莫之  
本貫在臣治所祠廩之給又在本州議幕虛負委令  
承攝亦能多所裨益似此人材豈宜久棄且昔嘗賴  
之以免責今可不為之訟寃事之本末不敢悉塵天  
聽已備錄申尚書省外莫以儒科入仕治邑有稱兩  
任通判共歷二考八月有奇今以朝請大夫主管建  
昌軍仙都觀資歷已深治行無闕伏望 聖慈念其



捐身弭亂之功憫其遭誣家食之久優加錄用使天下之士知能為國宣力者雖見枉於一時終獲伸於異日其於勸厲實非小補頃至奏聞者得 旨以莫知贛州

福州舉自代狀

朝奉郎前知荊門軍張元簡有博綜古今之學有兼資文武之材負抱卓然器能偉甚論思獻納固所優為牧御撫循亦嘗小試陳義而去有蘊未施臣實不如舉以自代

應詔薦士狀

真西文集卷之十七

六

陳五

朝奉大夫湖南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趙希稷忠信篤實寬厚和平臣昨帥長沙實掌書記公庶一節勤瘁百為若建社倉若行稅酒寬省租賦字養惇黎惠利稍及於斯民希稷多為之贊畫其後帥臣余嵘因而委任降郵縣之寇築茶陵之城績效著明公論推予朝散郎主管西外睦宗院鄭逢辰生於賁介之族不為居養所移好學自修親師取友志尚不苟材識亦優屢任宗官安恬不競臣令暫攝機幕裨贊頗多條醴政之便宜革其苛擾講舟師之利病為之扞防詳其器能實為通用二人者若蒙 朝廷以叙進擢

付之麾節必有可觀朝散郎通判漳州錢相才力敏強識見開豁辦治之長著於筆邑闕決之助見於佐州履正奉公乃其素守剴煩破劇實所優為儻膺臨遣之榮必有澄清之效

除戶書舉自代狀

右文殿修撰知平江府張嗣古蚤中甲科嘗參柱史當侂胄秉權之際既弗詭隨迨彌遠顯政以來又甘退屏積三十年之處外微六七考之在官深明去就之宜允迪安恬之節况其材猷宏達學問精深儻獲與於從班端有裨於國論臣實不如舉以自代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七

七

訓

除翰林學士舉自代狀

宗正少卿兼權直學士院趙汝談蚤以宗英徧親名輩深醇之學厥有淵源雅健之文自出機軸確乎不拔之操卓爾不群之風壯老弗渝夷險惟一退屏於權門孔熾之日來歸於聖化更新之初懇懇冊忱形於箴諫洋洋大筆播之絲綸欲求學士之真疇出斯人之右臣以不佞躡居其先自眊弗如敢忘推遜今舉充自代

奏舉浦城知縣陳昉狀

臣伏覩通直即知建寧府浦城縣兼管勸農公事兼

監囚將銅場弓手寨兵軍正陳昉器資沈靖學識通  
明儉素雖書生之弗如蕪介視古人而無愧其年為  
邑一意愛民性本寬和而凜有不回之操政先平恕  
而時有難犯之威今保舉堪充公正聰明可備監司  
料如蒙 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臣甘坐謬舉之罰  
辟林司戶克浦城北尉狀

臣竊見自來所在創闕去處例從監司選辟一次然  
後下部作闕况浦城上五鄉為福建衿喉之地民俗  
犷悍創闕之初必得材識之士方能斟酌利病為之  
經始今來兩司欲選辟一次踏逐到迪功郎新建昌

合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七

八

聖

軍司戶叅軍林元晉奮身上庠篤學有守明敏詳  
練允為應變之材且嘗從父兄歷仕江淮諳識兵民  
利病使之任上件差遣必能稱職欲望 聖慈差林  
元晉充建寧府浦城縣北尉兼遷陽鎮煙火公事其  
於警捕之寄誠非小補

拾遺

中 武岡軍將卒賞格狀

某比因武岡僉判葉莫家恩超擢已嘗專人奏記控叙謝忱近者復準省劄將用力兵級李成等四人各與補授真命仰見某官秉持公道甄錄小勞不遺一卒之賤中外傳聞誰不競勸且使某區區言前之信無一弗疇仰戴恩光如已被寵葉倅偶到司稟議相與感歎之餘復不能無少過慮蓋當來設謀誘篋皆先用力雖李成等四人之功而同時下手勦殺二賊則黃達十六輩皆在揆以 朝廷賞功之律則設謀

○上具西山文集卷之十七

九

四頁

者為最用力者次之首倡者為最隨從者次之止賞四人已是愜當第軍卒小人豈知此理往往自謂其功不在四人之下今見四人者獨受賞而十六人者止於本司備補及量添廩給而已豈能無缺望之意兼蔣宗等昨來倡亂本借為眾之名所以一呼之間從者千計諸營為空後雖以重賞募其徒使圖之然諸營卒伍往往皆有憐之心以為我輩衣糧得免戕刻皆出其力剽聞此語頗已籍籍今十六人用力而不被賞其徒必有抑掄之激作之者設或有一諍語便難處置蓋武岡為郡本蠻徭故地風俗愚悍不

知逆順從昔而然紹興中有禁軍唐明者作亂尋被  
誅戮軍人至今神事之亦猶幽燕之人事祿山思明  
為二聖漸染使然有未易以理曉者棄倖所慮誠非  
過計某謹已備其所陳申聞朝省伏望大丞相先生  
詳酌或各與守闕副將一資或各授以宣帖仍疾速  
行下庶幾潛銷怨望之萌一方生靈終獲保全悉出  
大造棄倖莫仰蒙異渥銘感何窮但其意終以仇怨  
滿前恐難安迹欲乞他郡一待闕差遣某併為申陳  
惟鈞慈書察曲從其請別賜陶鑄小壘近次一倅貳  
俾獲保全而去實荷生成之恩于昌崇威某豈勝俯  
伏震懼之至

直西山文集卷之十七

十

景

回申尚書省乞裁減和糴數狀

證會准省劄本州措置和糴米一十萬石不得科抑  
證對本州雖名產米之地其實早稻倍多晚米甚少  
舊來不曾和糴嘉定二年有旨差万侯寺簿就州  
置場自後行下轉運司分拋諸郡本州所糴初無定  
數三年四年招誘民旅從便投糴多不過五萬石少  
者止於二萬而已其時效降糴本係用金銀度牒官  
會品搭支還中間每以艱糴具申朝廷已行住免  
自十一年又蒙劄下本州支降官會度牒以為糴本

官價折閱已不便於民旅而度牒經年無人承買於  
是官司不獲已以科配從事每歲州以度牒科之縣  
縣以度牒抑之民凡戶管田一千畝以上者納度牒  
米一千畝以下者認中糶米每牒一道率三四戶共  
之寺觀亦然一歲所科雖十餘萬石而所納實不及  
半縣吏並緣絲此致富則在在有之甚至鄉胥之走  
弄場吏之邀求價直之減削斛面之增加其納中糶  
米者比之市價每石折錢多至八百文足少亦不下  
官會一貫而納度牒米者折閱尤甚且無變轉之所  
詞訴盈庭怨嗟載道民之脂膏朘削極矣甚則者赴

官入境之初訪問疾苦衆口籍籍皆謂 朝廷指摠  
每有不許科抑之文而州縣奉行乃爾繆戾且慮因  
循歲久遂同常賦如江浙和買之弊前後之詞乞行  
住罷者甚衆其錐未敢遽行然竊伏惟念潭人休戚  
無大於此儻今歲 朝廷先行和糶則已設或行下  
則科配之弊豈容不革今淮省劄命某措置不得科  
抑、朝廷恩意如此其至儻某不能奉行則其罪大  
矣第既罷科抑則辦集愈難所有合甲聞事件于后

一本州自嘉定十一年蒙給降度牒州郡無從擊  
割遂計畝科數今既蒙指揮不得科抑某已行

下諸縣住罷及鏤榜曉示十二縣使知 朝廷存卹之意但科配既罷即度牒委難行用兼近者巨僚奏請欲擇米之中糴者增立價錢收糴米到交受給還見褚不許減剋 朝廷備坐行下某尤當遵守不敢違戾欲望鈞慈支撥金銀官會免降度牒庶幾民旅欣然承領乞賜指揮一某恭準前項指揮除一面措置外竊見本州管內今年夏澇至甚減放數多至秋闕雨頗久間有蟲螟去處近者祈禱兼旬雖得雨終未霽需竊慮境內未必中熟所有十萬之數斷然難以登足契勘本州嘉定十四十五年科糴米尚有二十三萬餘石占坐兩倉教限內十四年米見準省劄起發赴襄陽府交卸緣本州目今起發上供米綱舟楫艱澇是致猝難裝發今年和糴尚未有教可以積貯欲望鈞慈體察特與裁減米數行下招糴伏候指揮

一近承轉運司公文準省劄委和糴米七萬石契勘本州所準前項指揮尚懼不辦除乞裁減外竊慮轉運司復就本州管內收糴兩處爭糴則價直愈高辦集愈難兼慮民間積貯一空來歲

春夏之交不無艱食之患尤非細事欲乞割  
轉運司免就本州境內和糴不勝幸甚伏候

揮

申尚書省免和糴盡數狀

再準尚書省劄行下催促糴足米石五日一次具數  
申州司逐差人趕回所賣度牒官吏楊禮等將變賣  
到度牒官會四州交納未到間再準行下催促糴足  
元數數目本州逐申照得昨準省劄給降度牒一百  
五十道計官會一十二萬貫道并官會七萬貫共一  
十九萬道和糴米石本州自去年十月二十六日開  
場節次糴到米一萬二百一十五石六斗五升每石  
計官會三貫七百五十五文已於嘉定十六年十一月  
二十五日具申尚書省訖又自十二月二十六日以  
後再糴到客米并回糴到州縣官職田米共二千一  
百九十四石四斗八升非不多方招誘終是稀少蓋  
緣去歲夏澇所損處多雖有中熟去處又因湖北水  
傷多有般販出境米價日見騰踊細民因於青糴外  
議皆云官司所致不免即行往糴緣米糴之數尚多

深恐有悞 朝廷指準逐權於秋稅米內撥到米三  
萬八千二百五十六石五斗七升併前後糴到米通



計五萬六千六十六石七斗見椿管廣積禾壹兩會  
聽伏 朝廷行下起發却將糴本撥還本州聽候秋  
成收糴接續支遣除已別題豁帳狀供申外申省照  
會

申尚書省乞免降度牒狀

準省劄支撥和糴米本會子七萬貫度牒一百五十  
道每道作八百貫變賣仰日下差人前來請領州司  
再申證會近準省劄令潭州守臣就本州措置和糴  
米一十萬石不得科抑某檢會本州自嘉定十一年  
蒙 朝廷給降度牒以為糴本經年無人承買於是

真西山文集卷之七

十四

官司不獲已以科配從事凡戶管田一千畝以上者  
納度牒米一千畝以下者認中糴米每度牒一道率  
三四戶共之寺觀亦然折閱太甚且無變轉之所詞  
訴盈庭愁嗟載道民之脂膏朘削極矣今既準 朝  
廷指揮再行下和糴不許科抑儻其不能奉行則罪  
大矣已即行下諸縣任催科數及錢榜曉示十二縣  
之民使知 朝廷存恤之意近者臣僚奏請欲糴米  
之中糴者增立價錢收糴米到交受給還見楮不許  
減尅 朝廷備坐行下某尤當遵守不敢違戾已供  
申 朝廷未準回降今準前項省劄指揮除官會別

行差官請領緣本州見今開場招誘民旅投糶即與科配上户事體不同只可純用官會更不敢以度牒科抑以致失信於民今來若蒙仍舊給降度牒委實難以變轉謹具申尚書省伏望檢證兩次申控免降度牒事因速賜指揮

小帖子

契勘湖南州縣寺觀大抵產稅岑寂已甚雖名大刹不足比江浙福建下等寺觀兼自嘉定十一年以來逐歲數仰度牒勒令納米其數已不可勝計納米不足又責令納錢寺觀緣此倒敗者非一蓋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七

十五

有一二年數下度牒至今監錢未足者人戶既不可科配寺觀又不堪均敷委是無所措手近準朝廷古揮令本州差官請領度牒四十道充起發和糶米綱水脚之費本州官吏無以區處不免令差去官成忠郎傅重榮就都城變轉回州起綱可見其術已窮它無掣割伏乞鈞慈詳察事理特與全支官會發下不唯官吏之幸實一方人戶寺觀之幸

申請息山龍王封爵狀

竊惟瀋之為郡負嶽瀕湖山川秀異神物之所窟宅

故南嶽大瀉道吾等山皆有龍湫然相去數百里致  
禱頗難求其密邇城闈靈跡彰灼者莫息山潭若也  
息山在郡城外之東南一里許山下有潭方可數畝  
潭上舊有龍神祠其水清澈四時早潦未嘗盈涸按  
之圖志以為昔嘗見龍浮水數十丈後人鑄銅甬洩  
水入城而匯于湘甯水湧至則必雨歲旱或壇而禱  
為五代晉時有王真人錫者以桂陽牙校至長沙適  
值大疫乃入息山取潭水和藥以施病者全活甚衆  
則知茲山之潭有龍居之久矣 乾道戊子帥臣尚

書沈公介因旱致禱沉索測之竟莫知其底止爾後

本州每遇雨暘稍愆隨禱輒應今年仲夏守臣真某  
嘗走祠下以分龍得雨為禱且與神約即雨則繕其  
祠屋以報未幾果雨則既如約矣乃仲秋癸巳又以  
旱禱于神用皇祐法置壇歃血復與神約即雨則請  
爵號于 朝甲午遂雨丙申又大雨槁苗復蘇迄成  
中熟其影響之應未有速於此者如南嶽大瀉等山  
龍潭皆已蒙 朝廷賜之封爵獨息山潭近在城隅  
昭灼若此而乃祠宇弗治爵號未放儻不以事實着  
請于 朝豈惟無以彰神龍之靈慰却人之望而昔  
之與神約者亦自食其言矣除已增葺祠屋以答神

休外伏覩嘉定十五年正月慶寶赦文應諸路州縣境內有微瀆神祠並仰長吏致祭其有因雨暘水旱祈禱感應實有惠利及民靈跡顯著者保明奏闕頒至申聞者

右謹具申轉運使衙欲乞照前項赦條保明申奏朝廷特賜封爵或降廟額庶幾有以躋神之榮而徼福於潭人俾無旱乾水溢之虞誠非小補奉 勅賜靈澤廟為額

知泉州謝表

蕩節九州觀風何有桐城千里假寵過優俶見吏民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七

十七

敬宣詔旨

臣中謝

伏念臣某性資戇拙學術迂踈入

侍禁林僅守勿欺之節出乘使傳曾微可錄之勞每慚虛負於明恩敢謂更叨於勅寄泉雖閩鎮舌號樂郊其柰近歲以來浸非昔日之觀征權大苛而蠻琛罕至涉傷相繼而農畝寡收宗支之廩倍增郡帑之儲赤立銀溢於山者亡有歲為旁郡而代輸粟生於地者幾何日伺鄰邦之轉餉教教乎鞭朴之苦聒聒為帆檣之來凡茲數端尤為深病顧雖一旦不可寧居竊自揣於庸虛凜莫知其稱塞茲蓋幸遇 皇帝陛下燭臨萬國器便百工念臣篤於事親期欲便旨

甘之奉知臣嚴於律已或能銷貪鄙之風進遠職以  
獎行錫溫綸而加勉臣敢不欽承異渥誓蒼隆知庶  
平而吏民敬焉雖莫望漢人之政忠信則蠻貊行矣  
願恪遵孔聖之言

平海寇謝轉官表

銅竹分符實任九重之託管蒲徹警幸臻千里之安  
違責已優叨榮實懼臣中謝伏念臣材非敏健志切  
撫摩田里熙熙粗喜鼓舞之息波濤洶洶忽聞舟楫  
之驚念非逆析其萌芽將恐難圖於滋蔓協兵民而  
進討賴將士之宣勤佑衆陸梁始猶出柙之兇望風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七

十八

被靡卒為游釜之魚迄憑藉於天威遂肅清於海服  
效非循吏敢期漢重之褒名在大夫晉唐階之峻  
退循非據莫獲終辭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明照無  
私功疑惟重可以與可以無與姑從厲世之權簡厥  
修簡或不修庸示馭臣之柄顧雖鴛鴦怯昧激昂受  
賞無名媿貽譏於鵝翼報恩有地誓輕死於鴻毛

慰 皇太后表

臣某

言今月二十二日恭奉 大行皇帝遺誥臣謹

集在州文武官望闕祇拜宣示即時舉哀成服者各  
宸天臨正仰垂裳之治鑾輿晏出憑傳憑几之言臣

誠哀誠墮頓首頓首伏以 大行皇帝夤畏事天  
寬仁得衆雕題之南窮髮之北方德教之誕敷河圖  
在東葢鼓在西迺朝儀之頓異風雲變色海宇摧心  
恭惟 皇太后月朔日明坤承乾健憂勤左右幾同  
三載之艱難付託丁寧詎忍一朝之荼毒追懷勲訓  
宜軫聖情然受遺之寄匪輕共政之圖方切昆崙西  
國難回御駿之遊長樂東朝正賴關雎之化頌寬悲  
悼式副懇祈

賀今上皇帝即位表

臣某言閏八月二十二日準都選奏院遞到赦書恭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七

十九

親 皇帝陛下登寶位中外稱賀者聖神有作風當  
上帝之心朝覲攸歸咸屬吾君之子大明一出薄海  
交欣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勇智正邦聰明協帝英  
姿異稟定鍾禹會之山川盛德深仁宜主漢家之宗  
廟方侍璫旒之晬穆遽聆王几之丁寧寅御不圖式  
遵慈訓顧炎運中興之盛今且百年而臧方故境之  
歸殆將禹里珍重豈惟於春璧憂危諱甚於涉淵雖  
休勿休深謹時幾之敕以聖繼聖益昭付託之公臣  
猥玷節麾幸宣詔令天開地闢可占平治之期日就  
月將碩獻緝熙之頌

江東乞祠申省狀

伏念某一介寒晚誤蒙拔擢將漕江東到官之初卽  
值亢旱繼以蜚蝗朝夕兢惕如坐鷲炭顧念監司之  
職在於布宣德意講求民瘼凡朝廷寬卹事件無  
不卽日奉行而民間疾苦有當爬梳者亦不敢不盡  
其力欲以少荅清朝臨遣之恩而材薄望輕動輒得  
咎蠲省征稅未嘗過當或者遽謂州縣不可為督察  
荒政未嘗過嚴或者遽謂臺郡不相卹今欲一切蓄  
縮無所展布則職業廢弛何名監司欲稍稍振舉事  
求其是則違忤必多愈招怨詈用是怵惕不能自安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七

廿

無從祈禱以來驟得眩暈之疾坐立稍久卽欲僵仆  
竊念本路災傷至重非精明疆力者不足以任救荒  
之責如其鴛庸重以疾疢誠恐上孤隆委下誤民生  
用敢伸籲天朝乞垂衿察俾解漕職畀以祠官它時  
或有使令頓效糜捐以報恩施奉 聖旨不允

奏乞獎擢潭州通判張國均永州通判魏泌狀

臣竊惟郡之有倅所以裨守臣之弗逮苟得其人則  
俛助為多一或不然則反以害政臣所部九州有倅  
者八以臣朝夕所接與得諸聽聞則如朝散卽通判  
潭州軍州事張國均承議卽通判永州軍州事魏泌

則皆所謂能為郡政之助者國均嘗淳熙名臣大經之孫世美相承家法不墜自其宰奉新倅建寧皆有聲績可紀立朝未幾復為此來資稟精明政術通練事無巨細悉心裨贊臣甚賴之必實紹興名臣仁之後家學既有源流又嘗從諸老先生游議論文采俱不錄錄前宰零都臣在江西聞其政譽甚休及來二水雨遇闕守必實攝承孜孜撫摩人多稱頌臣觀二人之材皆足以剋煩劇而立事功局於貳郡未究施設伏望 聖慈特加獎擢以為一路之勸異時而立必有可觀渙至奏聞者

真西山文集卷之七

廿一

奏舉潭州官屬狀

臣猥以庸虛濫分帥閫每惟人材無鉅細皆有益於世用故常孜孜以求乎下而不敢俟人之求雖一道數千里官僚數百人其材與否不能以盡知然孜孜於見聞試之以職事亦間得其一二苟薦員之當及者豈惟不揆其求蓋有未嘗識面而舉之者矣今茲叨蒙召擢行且去官采諸公言猶有當舉而未及者用敢隨其所長形諸論薦庶以備 朝廷之采擇謹聞具于左朝奉郎湖南安撫司機宜林光裔氣質粹溫材猷闡敏常宰劇邑政譽藹蒸江右諸司皆嘗稱



薦宣教即湖南運司主曾范炎事親有孝謹之稱治  
邑有循良之譽浙右薦紳具能言之承議即湖南安  
撫司幹辦公事江疇學問醇正心度但夷講學于鄉  
從者甚衆經其指授多中科名昨宰宜春安靖不擾  
老游憫府人歎其淹承議即知潭州瀏陽縣事徐玠  
性稟淳良志念惻怛平反寃獄惠養小民在官三年  
入女其政通直即知潭州善化縣事石孝隆天資精  
敏心事和平獄訟惟公賦役有法今將去替邑人惜  
之朝奉即知潭州湘潭縣事朱子肅持身謹恪海事  
精詳催料有方聽訟惟允利民之事知無不為奉議

其西山文集卷十七

廿二

即知道州寧遠縣事黃大中廉介自將端方有守自  
其到邑一意為民當官而行不畏疆禦修職即永州  
教授李元白學醇行粹論正氣平早遊膠庠士論推  
服及為學錄規範肅然分教偏州未究其用文林即  
前永州推官趙涯學行俱優志念尤篤蚤以文墨擢  
在甲科及為幙僚盡心民事推行荒政所濟尤多文  
林即全州清湘縣令董夢程通經學古知前輩之源  
流臨政字民慕循吏之風績觀其器識殆未易量文  
林即衡州安仁縣丞程採忠勲之門儒學自奮文采  
甚蔚識慮尤長從政即道州營道縣丞任士寧性行

端良辭華敏贍居官勤恪有志及民修職卽潭州湘  
鄉縣主簿田居正稟資篤實履行端方居懷及物之  
心務為有用之學修職卽潭州湘潭縣主簿胡端器  
資端厚問學精專筮任之初勤於民事

右臣所舉十有四人雖職守不同材品亦異然其所  
長各有可稱伏望 聖慈明詔大臣更加詢察或特  
加旌擢或籍記中書異日必有奮發為清時之用者  
儻不如所舉臣甘坐支謬之罰

按奏武岡知軍司馬遵狀

臣竊見武岡一軍雖名小壘然溪峒四環蠻徭雜處

真西山文集卷十七

廿三

控制綏御責在守臣平時撫存士卒有以得其歡心  
然後緩急可賴其用苟惟惑吏言靳小費使軍情動  
搖幾至激變其能任綏御之責乎謹按朝請卽知武  
岡軍事司馬遵忠賢之裔嘗緩朝行到官數月未聞  
它過徒以昨守信州之日有點吏李安世者頗得其  
意及來武岡復挈之俱借補官資任以銜兵六局之  
事怙勢作威鞭朴過當卒輩已不能堪又聽郡吏董  
霖等言回糴軍糧虧損時值冬衣例支錢會中半復  
欲以全券給之遂致此曹觝望當廳執覆語言喧悖  
相率出城群不逞乘之劫掠郡民財物遵倉皇無措

詔疾送印次官幸食判棄莫躬親安慰衆方稍定臣  
得莫初一日所申即行下委莫權管軍事諭諸卒遂  
營且追李安世董霖等赴司究治既又得莫初五日  
所申諸卒雖已還營尚操兵未釋臣復行下榜示各  
與免罪及將衣糧等照久例支給若有寬抑許諸臣  
陳訴榜到之日軍情或須帖息遵為守將舉措乖宜  
致此紛擾焉得無罪欲望 聖慈將遵罷免或異祠  
祿仍選擇賢良之守令其疾速之官庶幾一方早獲  
安堵不至它虞須至奏聞者

小貼子臣初得報即飛申 朝廷乞賜指揮行下

本未敢擅自將遵施行及得今報事勢頗亟用敢  
不俟回降先次行下令遵起發離任聽候 朝廷  
指揮及委權軍葉莫多差弓兵護送出境榜示軍  
民不得輒加無禮所有臣專輒令遵離任之罪併  
乞指揮施行

薦賢能才識之士狀

伏準正月八日 詔書內而侍從兩省臺諫暨智監  
郎曹外而前執政侍從之舊暨監司郡守各舉賢能  
才識之士或五六人或二三人居官家食一無所聞  
疏莫事實亟以上聞臣仰惟 陛下以寶曆紀元之

哉麟經書王之月誕降明詔蒐拔俊髦此堯舜急賢之心也詔下以來中外臣工剡牘交上蓋不知其幾矣而臣猥玷近班獨未能有所稱舉者非敢後也顧今衆論之所共屬若柴中行陳宓徐僑危積輩巨入對之初與供職之三日皆嘗論薦而未聞有所拔用臣是以未敢復有所薦也今方力請于朝丐從絀免儻終無以塞明詔則其罪滋大伏念當今賢能才識之士不為無人其況下僚困選調者未易以悉舉今姑取其更歷中外聲迹稍著而濡滯不振者疏其姓名以聞庶幾有以上副朝廷之實用而不為空

言謹開具于左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七

廿五

一朝奉大夫新知汀州傳壘實寶文閣學士伯成之子其學其行皆有父風曩丞棘寺守職不苟出知延平迂者已至以迎侍非便力請奉祠改授臨漳甘濡父次伯成舊為漳守有惠政壘能循父之轍一意拊摩繼守臨川究心民隱政平訟理細大有經以疾丐祠即人皆惜其去臣以召還過撫實親聞之提舉常平趙汝談賢監司亦稱其政不容口今其疾已瘳尚淹家食臣竊惜之

一 朝奉大夫主管華州雲臺觀鄭寅名家之子刻  
意問學富於見聞而恬靜自守不汲汲於進取  
曩自太府丞出守廬陵實有善政以風聞論罷  
退安閒散泊然無營惟日沉酣於簡冊涵養益  
粹殆未易量久於奉祠頗鬱公議

一 朝奉郎知興化軍樓昉詞章彪炳有作者之風  
識慮深長知當世之務曩官于 朝數有論奏  
觀其用意實切愛君而留滯於外歷歲滋久今  
雖分符支壘粗有展布之地然巨觀其人誠足  
以羽儀天朝潤色帝制而局於小用未究所長

廿六

